

# 引领我转向发展的“导师”

马永青

《光明日报》作为文教大报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，也是引领我转向发展的“导师”。

1984年7月，我从南京工学院机械制造本科班毕业，被分配到南京市委工业交通部从事经济管理干部教育工作。当时由于专业不对口，我有些迷惘。后来，我边工作边学习经济管理专业知识，还坚持业余写作投稿，逐步地适应了工作岗位，工作也有了一些起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《光明日报》对我的关心是实实在在的。

记得在1985年我听了一些有关音乐、美术等方面的美学讲座，有感而发写了一篇《让音乐与时代的节奏同步》的千字文，寄给了《光明日报》。过了大约一个多月，我惊喜地收到了刊发我文章的1985年7月3日的《中国交通报》，原来是《光明日报》的编辑推荐给了《中国

交通报》。我分析是《光明日报》的编辑认真阅读了我的来稿后，认为拙作虽然不适合刊发但又觉得弃之可惜，就推荐给了这份行业报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。可以说，《光明日报》是我进行业余写作的伯乐，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和坚持写作的勇气，我对《光明日报》编辑扶持青年作者的做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一年后，我看到了当年的全国高考作文题目《树木·森林·气候》，这是一篇条件作文，要求考生根据自然现象，从现实生活中选择一个有意义的话题，用上述自然现象作比喻，发表自己的见解。这样的作文题目，我觉得非常新颖，便联系自己1980年高考作文《读“画蛋”有感》以及后来四年高考作文题目，作了一些分析，形成了《开拓知识面 启发思维——评今年高考作文题》的文章，寄给了

《光明日报》。

大概过了一个月，文章就刊发在1986年8月12日的《光明日报》第2版的显著位置上。当时我手捧编辑部寄来的报纸十分激动，从《中国交通报》到《光明日报》，我又一次得到了《光明日报》的肯定、鼓励！特别是我作为一位工科专业的毕业生评论高考作文的文章能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，这坚定了我走文理融合发展、报效祖国的道路。从此，我在工作中更有劲头了，经常结合工作写一些思考性文章和调研报告，并多次刊发在中央、省、市报刊上。

就在文章发表之后不久，由于机构改革，我所在的市委工交部即将撤销，人员分流安置是一项重要工作。这时，我把刊发在《中国交通报》《光明日报》上两篇文章的报纸送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手上，领导们一致

认为，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，机关急需既懂工业技术、又有写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，由此我顺利地于1986年12月调入南京市委办公厅综合处工作，从此开启了20多年的党委会办公室工作生涯。

在此期间，我经常给江苏省委办公厅主办的党内刊物《江苏通讯》投稿并多次得以发表，由此于1992年8月调入《江苏通讯》编辑部，从一名读者、作者也成为了一名编辑。我以《光明日报》编辑为榜样，认真组稿、编稿、写稿，后来我无论是从事什么工作，都保持了这种认真学习、注重总结的工作态度，也十分注重培养年轻同志。

我能取得一些成绩，得益于党组织的教育、培养，得益于领导、同志们的关心、帮助，而《光明日报》引领我转向发展的“导师”作用，让我终身受益、终生难忘。

有人说，教育的魅力如东风所至，不一定能让整个世界都暖和，但总会有花朵因此而绽放。我和学生李敏的故事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
我是李敏的小学老师，我们相识已逾四十个春秋。1983年，全市民办教师大调整，为了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，通过考试招了一批高中毕业的合同教师。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，被分配到远离乡镇二十多公里的上塘镇大李小学。在那里，我工作了七年，认识了四百多名学生，李敏就是其中一个。

李敏既不是人高马大，成绩优秀的那种，也不是生性顽劣、成绩一塌糊涂的那种。在我记忆的底片上几乎没有李敏的印象，好像这个人不曾当过我的学生似的。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次聚会，李敏问及我对他有什么特别印象时，我有点惶恐不安。为了缓解我的尴尬，李敏笑着对我说：“老师，二十多年来，您教过的学生有一千多人，在这一千多人中，我长相并不出众，给您的印象肯定是不够深，您记不得我也很正常的。”

李敏这么一说，不仅消除了我的尴尬，也让我找到了下台阶的理由。通过与李敏的交流，我了解到，我给他留下的最难忘的竟然是我对他做过的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。

那是1984年3月的一天，我自费订了七本《小学生作文选刊》。分发的时候是组长每人一本保管，组内成员相互传阅。班里共五个小组，分掉了五本，一本送给了班级的语文学习委员，只剩下一本了。当时有好多同学围在我的身边，都想拥有这本课外读物，尽管只是保管，但有决定给谁先看和后看的权力，所以大家齐刷刷地聚在我的周围，高举着小手，有的甚至以哀求的口吻恳请我。

当时他也在场，站在离我比较远的地方，静静地举着自己瘦小的手，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急切地想得到老师的宠爱。我不知当时

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何种想法，居然把最后一本《小学生作文选刊》递到了站在人群外的李敏手里。李敏告诉我，他当时激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当天晚上总是睡不着，兴奋了好几天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我的这个小小的举动给他带来如此大的震撼。李敏说我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，不因学生的成绩优劣而偏爱，不因学生的长相丑陋而厚此薄彼。

一顿饭吃完，我对李敏二十多年的奋斗历程有了更为详尽的了解。李敏告诉我：由于家境困难，他初中毕业以后，就选择了跟家中的哥哥外出打工。二十多年里，他到过许多城市。他搬过砖头、抬过石子、栽过花、种过草、铺过沥青、修过桥。给人家装潢的时候，把水泥、沙子、木料往楼上扛。夏天，水泥通过汗水慢慢地浸在身上，先是皮肤发红，然后红肿，最后脱皮，那种痛苦常人是无法忍受的。但为了生活，自己还是坚持下来。因为自己能吃苦，手脚勤快不怕累，得到了一个小老板的赏识。最终在天津站稳了脚跟，和几个兄弟成立了一个货运公司。

在我做李敏两年老师的过程中，我带李敏和他的同学锄草、割麦子、插秧、拔花生、挖山芋。乡村里的农活，我和我的学生都亲自干过。我坚信在农田里培养孩子的劳动技能和意志力要远比课堂上、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更出色。

今年是我工作第四十二年，明年就要退休了。李敏在和我聊天中告诉我，他准备约一些同学聚会，为我的光荣退休表示祝贺。因为我的爱人和李敏是同个村庄上的，也是姓李，辈分一样，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亲切感，聚餐时有我爱人在场的时候，他总是亲切地喊我“哥”。其他场合，他总是很有礼貌地喊我“王老师”。

我和李敏的故事是师生情谊的缩影，是岁月流转中的一份感动。这段师生情让我明白，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，更是情感的交流和人生的启迪。

## 快递老丁

肖日东

小区边上开了一家快递店，店主叫老丁。是个年近五十，身材有些微胖，却总是一脸笑眯眯的外地人。

虽然自己是老板，但好像从来没见过老丁闹过。店里取快递人多时，看到爱人忙不过来，老丁会像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一样钻来钻去，快速地帮人家取快递，以减少排队的时间；人少的时候，老丁会吹着口哨，开着那辆快递三轮车在小区里穿梭，将大件快递送到每家门口。

老丁在小区的快递店原本是靠着马路的小阁楼，在他那小店我寄过一次快递。铁架子搭的楼梯有些狭窄，透过玻璃门，却见那小店有些局促，里面也没收个包裹。我是看着他那小部门把手上留下的电话约的他，没两分钟，老丁匆匆赶了回来，满脸的汗珠子像没拧紧的水龙头，滴个不停。见到我主动送寄件上门，他往脸上抹了一把汗，接过沉重的包装袋，往肩上一扛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，刚出去收快递了，马上帮你寄。”说完，他麻利地称重量，打单子。忙完这单，老丁把门一锁，吹着口哨，匆匆下楼，跨上一辆有些破旧的三轮车往小区里赶了。

勤快的老丁，再加上他那自来熟的个性，很快在小区里赢得了名声。时间长了，不管老小，大家有快递了，都会没心没肺地“老丁老丁”地叫着，他也会乐呵呵地应着，忙着帮你取快递，就像个永不疲倦的陀螺。老丁的快递生意做大后，很快把那路边的小阁楼退了，在小区的旁边盘下了两间门面房。不管是“小阁楼”还是大门面，老丁那招牌式的笑是他生意的一张名片。但笑归笑，做事认真甚至有些执拗，却还是他当初创业时的样子。也许是节假日的缘故，那次来了

一车货，快递都堆成了一座山，货车司机不断地催促着卸货。老丁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，爬上大货车，一边搬着货，一边对着号码单。也许是小件，搬货的小师傅随手往成堆的快递中扔。老丁眼疾手快接住了，并且大声地叫了起来：“怎么能扔呢，一件一件卸。”小师傅轻声嘟囔着：“都是小物件，不是易碎品，扔一下没事的。”老丁擦了一把汗，再次叫了起来：“小物件也不行，万一里面有易碎品呢，坏了不是赔钱的事，会影响人家使用。”小师傅被堵得不说话，只好加快搬快递。而老丁跳下车，指挥着其他师傅把长的短的，大的小的包裹擦得整整齐齐。

一个始终想着顾客的生意人，生意总归不会差的。这段时间的天气，热得几乎要喷出火来，每天排队取快递是件需要勇气的事。那天下班回家取快递，我还没报出取件码，他却笑着叫出了我的名字，并且把快递递给了我。我一脸惊讶，他满脸是汗，笑着说：“经常取快递，我把你的手机尾号都记住了，这样减少排队时间，你对一下，看是否拿错了？”我朝他竖起大拇指，他却摆了摆手，那张脸满是通红，不知是热的还是不好意思。

都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，老丁应该算是这样的人吧。当日常的炊烟赶不上栖息的诗意时，我们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安慰自己疲惫的灵魂，总想着躺下过着最为舒适的日子，却不知道今天躺在玫瑰上，明天就可能摔在荆棘中。其实，只要你执拗地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，每一个日子都会闪闪发光。就像老丁一样，哪怕当初只是拥有逼仄的小阁楼，但心中有热爱、脚下有追求，那一声声心身愉悦的口哨，就是向梦想进军，向热辣滚烫生活前进的冲锋号。

## 师恩如海

高低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总有几颗星辰，以其永恒的光芒，引领我们穿越人生的幽暗，找寻光明的方向。我的文学启蒙导师汪学勤，便是那最为璀璨的星辰之一。

近日，他的心血之作《语文教学艺术谈》，历经四十年磨砺，终成大器，问世之时，犹如春风轻拂，温暖了整个教育界，令人敬仰不已。《做人如水，做事如山——记我的文学启蒙恩师汪学勤》一文，承蒙恩师青睐，置于序章之首，于我而言，既感荣耀加身，又觉谦卑自省，深知任重道远。

汪老师，这位年高德劭的智者，即便已至古稀之年，依旧保持着对文学的无限热爱与追求，笔耕不辍。他的成就，如同秋日丰收，硕果累累，挂满枝头，是对教育事业最深沉的告白与无私的奉献。作为安徽省的杰出代表、教育界的楷模、作家协会的重要成员，每一个身份背后，都凝聚着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。他的散文集《浮山与历史文化名人》《拜读浮山》等，以及数十篇教学论文，无不是智慧与汗水的结晶，彰显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卓越的教学艺术。《垦荒集》与《秋声集》的获奖，更是对他教育创新理念的高度认可，如同甘霖滋润，惠及了无数学子的心田。

汪老师的教学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，更是心灵的触碰与启迪。他倡导的“大语文”理念，让课堂成为连接现实与梦想的桥梁，让文学的种子在每位学生的心田生根发芽。他的笑容，温暖而明媚，如同春日里和煦的阳光，穿透心灵的阴霾，让学习之旅变得轻松愉快，充满探索的乐趣。

尤为让我感激的是，汪老师对我个人文学道路的悉心引导与无私帮助。初中三年，他如同一位慈爱的引路人，用一篇篇精选的美文，为我铺设了一条通往文学殿堂的康庄大道。那些课外阅读的时光，仿佛是与古今中外的智者进行了一场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让我在字里行间找到了自我，也点燃了我对写作的无限热情。每当我遇到困惑与挑战，汪老师总是耐心倾听，细致解答，他的鼓励与支持如同春雨润物细无声，滋养了我的文学梦想。

在汪老师的悉心栽培下，我的作品逐渐崭露头角，在高一时期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。这份成就与喜悦，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努力与坚持的意义。“创作之路虽布满荆棘，唯有坚持不懈，方能抵达梦想的彼岸。”汪老师的话语成为了我人生旅途中的座右铭，激励着我不断前行，勇攀高峰。

岁月如梭，汪老师虽已退居二线，但他继续深耕于文学与教育的沃土，对高考作文进行深入研究，撰写随笔杂谈，传递着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。他的教学理念如同涓涓细流，汇聚成海，滋养着无数师生的心田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。

古人云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汪老师于我而言，不仅是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，更是我人生旅途中的灯塔。即便如今已步入社会多年，我仍时刻铭记恩师的教诲与期望，将学生视为心灵的归宿与港湾，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

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；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时光虽逝，师恩难忘。



海边晨曲

方华/摄

## 胡老师

鲁北

教师节马上就要到来，我忽然想起了胡向明老师。胡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。他个子不高，白白净净，面带微笑，和蔼可亲，像严师，更像慈父。

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是班里的数学科代表。我从小喜欢数学，到了高中，依然喜欢。凭着我当学生的经验和当教师的感受，我认为，一个学生，他喜欢哪个学科的老师，那个学科的学习成绩一定差不了。我喜欢胡老师，便偏爱数学学科。自然而然，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我是1978年考上高中的，我从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起，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课本，躲在小屋的煤油灯下进行了预习，很快达到了学会弄通的程度。

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每周都要回家背干粮。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周日，我顶着刺骨的寒风，背着一袋子干粮，回20里外的镇上中学。那时候，没有柏油路，去学校的路，坑坑洼洼，曲里拐弯儿。途中要经过一条五六米宽的小沟，沟里有水，结了薄薄的冰。我从冰上经过时，一不小心，闯进了冰窟窿里。鞋子湿了，裤腿也湿了一小截。返回家里换上一双鞋和一条裤子，并不现实，来回要三十多里。这里距离学校也就三五里。我穿着被冰水浸湿的布鞋，低着头，向学校走去。

那时候家里穷，没有多余的鞋子带到学校。晚上上自习课，我坐在教室里中间一排座位的边上，胡老师发现了我穿着的鞋子湿漉漉的，就拍拍我的肩膀，让我跟他出去。他为了我的自尊，

没有说破我穿着湿鞋子的窘态。我跟着去了他的宿舍兼办公室。那时候，老师们不集中办公，备课和批改作业，在自己独立的办公、睡觉兼用的房间里。他从床底下拿了一双干爽鞋子让我换上，把我的鞋子放在煤炉子旁，让炉火把湿漉漉的鞋子一点点烤干。

我们毕业以后，胡老师丧了偶。他一直居住在原来任教的那个镇上。多年以后，又娶了老伴。之后，随着孩子在市里买了房子，搬到市里居住了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学校里还有很多民办教师，依稀记得给我们任教的除了语文老师 and 英语老师是公办教师外，其他数学老师、物理老师、化学老师等，都是民办教师。胡老师也是民办教师。民办教师的薪水，是公办教师的一半，甚至还少，但工作量一点也不少，教学成绩一点也不差，甚至还还好。

胡老师教学成绩最突出，他是一个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人，值得我们尊重。之后，听说胡老师转为公办教师了，我们打心眼里为他高兴。如今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胡老师，他也是80多岁的人了。其实我们住在一个城市里，他在市直，我在县区，离得并不远，也就是100里的路程。

去年的一天，胡老师与我视频，说自己买了汽车，之前考了驾照，现如今自己开着车出出进进的，很方便。说这些的时候，胡老师的脸上，洋溢着笑容。我感觉，胡老师的晚年，很幸福。

夏夜

夜深了  
雨声穿过窗口  
把梦吵醒

拉开窗帘  
细碎的雨点摔到脸上  
寒意掠过心湖  
皱起一层乡愁涟漪

远处灯火是夜的眼睛  
注视着雨后的小城  
满天的星星眨眨眨眼  
回家乡孤独的老宅

## 叫声老师喊声哥

王乃化

有人说，教育的魅力如东风所至，不一定能让整个世界都暖和，但总会有花朵因此而绽放。我和学生李敏的故事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
我是李敏的小学老师，我们相识已逾四十个春秋。1983年，全市民办教师大调整，为了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，通过考试招了一批高中毕业的合同教师。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，被分配到远离乡镇二十多公里的上塘镇大李小学。在那里，我工作了七年，认识了四百多名学生，李敏就是其中一个。

李敏既不是人高马大，成绩优秀的那种，也不是生性顽劣、成绩一塌糊涂的那种。在我记忆的底片上几乎没有李敏的印象，好像这个人不曾当过我的学生似的。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次聚会，李敏问及我对他有什么特别印象时，我有点惶恐不安。为了缓解我的尴尬，李敏笑着对我说：“老师，二十多年来，您教过的学生有一千多人，在这一千多人中，我长相并不出众，给您的印象肯定是不够深，您记不得我也很正常的。”

李敏这么一说，不仅消除了我的尴尬，也让我找到了下台阶的理由。通过与李敏的交流，我了解到，我给他留下的最难忘的竟然是我对他做过的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。

那是1984年3月的一天，我自费订了七本《小学生作文选刊》。分发的时候是组长每人一本保管，组内成员相互传阅。班里共五个小组，分掉了五本，一本送给了班级的语文学习委员，只剩下一本了。当时有好多同学围在我的身边，都想拥有这本课外读物，尽管只是保管，但有决定给谁先看和后看的权力，所以大家齐刷刷地聚在我的周围，高举着小手，有的甚至以哀求的口吻恳请我。

当时他也在场，站在离我比较远的地方，静静地举着自己瘦小的手，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急切地想得到老师的宠爱。我不知当时

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何种想法，居然把最后一本《小学生作文选刊》递到了站在人群外的李敏手里。李敏告诉我，他当时激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当天晚上总是睡不着，兴奋了好几天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我的这个小小的举动给他带来如此大的震撼。李敏说我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，不因学生的成绩优劣而偏爱，不因学生的长相丑陋而厚此薄彼。

一顿饭吃完，我对李敏二十多年的奋斗历程有了更为详尽的了解。李敏告诉我：由于家境困难，他初中毕业以后，就选择了跟家中的哥哥外出打工。二十多年里，他到过许多城市。他搬过砖头、抬过石子、栽过花、种过草、铺过沥青、修过桥。给人家装潢的时候，把水泥、沙子、木料往楼上扛。夏天，水泥通过汗水慢慢地浸在身上，先是皮肤发红，然后红肿，最后脱皮，那种痛苦常人无法忍受的。但为了生活，自己还是坚持下来。因为自己能吃苦，手脚勤快不怕累，得到了一个小老板的赏识。最终在天津站稳了脚跟，和几个兄弟成立了一个货运公司。

在我做李敏两年老师的过程中，我带李敏和他的同学锄草、割麦子、插秧、拔花生、挖山芋。乡村里的农活，我和我的学生都亲自干过。我坚信在农田里培养孩子的劳动技能和意志力要远比课堂上、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更出色。

今年是我工作第四十二年，明年就要退休了。李敏在和我聊天中告诉我，他准备约一些同学聚会，为我的光荣退休表示祝贺。因为我的爱人和李敏是同个村庄上的，也是姓李，辈分一样，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亲切感，聚餐时有我爱人在场的时候，他总是亲切地喊我“哥”。其他场合，他总是很有礼貌地喊我“王老师”。

我和李敏的故事是师生情谊的缩影，是岁月流转中的一份感动。这段师生情让我明白，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，更是情感的交流和人生的启迪。

## 对岸(外一首)

古沙子

存在

过不去的，至少现在  
对岸的他们背影模糊  
进入另一座岛屿  
进入与你体温对峙的季节

人世如海，时间如舟  
单向航线上的快慢沉浮  
浪与桨的较量  
谁会是自由渡的水手

风暴终将驯服你  
慢慢收敛你的一切  
再美的语言也不允许携带  
对岸是寂静的

## 圈出困顿的模样

周雷

夏日里的风闷闷的  
小狗吐着舌头跳入溪流  
青石板在流水里明澈如玉

小狗铃铛浸在水中  
发出闷沉的声响  
小小的游鱼在惊慌漂游

小小的我光着脚丫  
在流水里用手围住一条  
红色幼鱼，在清透的水中

小狗铃铛的声响像困顿的  
风声，像圈禁的小鱼  
我在瑰丽的色彩里  
用手圈出困顿的模样

那是父亲捎来的音讯

柿子树乐不可支  
最小的那个柿子没苟住  
咯吱一下，跌下来

母亲心疼地捡起。唠叨道  
可不，少了一盏灯  
多了一盅酒

## 秋意浓

余昌凤

白露领我来到院子  
听取寒蛩声和鸟鸣  
风掠过屋檐

风吹呀吹呀就过去了  
有时一瞬，有时十天半月  
没有颜色，没有味道  
没有名字，更没有记忆

风中带着看不见的水分  
累积多了，成为云、雨和雪  
还有灰尘和沙粒，种子和花粉  
风有冷有暖，传递着能量  
复杂如土壤，或者像河水一样

麦田和大树，旗帜和炊烟  
穿衣的稻草人，点燃的火苗  
有了目标，风自然吹过来  
吹动一切它可以撼动的元素  
留下了它的影子和脾气

假如你站立高处望远方  
思考一些沉重的问题  
风没有说话，你也别理它  
它吹呀吹呀，一会就过去了

## 暮归(外一首)

宋宜现

行走的风  
将一片乌云撕成碎片  
木桩小桥上  
母亲用坚实的脚步  
测量黄昏的长度

铁锹挖出的希望  
竹篮里梦的芳香  
把路边的清风和泥土  
染上乡愁的味道